

孤芳不自赏

恩怨悠悠，世事如斯，心碎如斯。

他爱她，却不爱她，忘了此约，他还会

为了那此说不尽英雄血的家国书，甘心舍了她。

那天下之人，还有什么可以阻挡他回来的脚步。

✿

风弄 著

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芳不自赏(上、下) 风弄著.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6. 6

ISBN 7-106-02556-9

I. 孤... II. 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60335号

责任编辑: 纵华跃

封面设计: 亚 凡

版式设计: 亚 凡

责任校对: 秦孝成

责任印制: 柴 宾

孤芳不自赏 (下)

风弄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9917(总编室) 64216278(发行部)

E-mail: cfpw@edued.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年11月第1版 2006年11月广州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毫米 1/20

印张/28.8 字数/450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106-02556-9/I·0595

定 价 40.00元(上下两册)



〔目录〕 Contents

第十九章	既生爱又何再生恨.....	3
第二十章	身怀六甲九死一生.....	22
第二十一章	空悲切一缕香魂陨.....	42
第二十二章	雪化时春风悄然至漠北.....	67
第二十三章	东风盛众鸟皆投林.....	89
第二十四章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109
第二十五章	铁骑铮铮净土难再.....	125
第二十六章	明月难言究竟谁负谁..	141
第二十七章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156
第二十八章	良将难为无兵之战....	177
第二十九章	灭故国忆往昔美好.....	193
第三十章	同生共死成就大丈夫.....	214
第三十一章	得天下者失天下心.....	230
第三十二章	且柔，且柔，命悬一线.....	254
第三十三章	多少年恩爱匆匆葬送.....	270
后记.....		286





第 一 第 一

既生爱又何再生恨

三更时分，差不多打起瞌睡的南奉被一个不寻常的声音惊动。

“谁？”从草地上跳起，南奉大喝一声。

难道那个姓白的女人？

拨开从林朝设好的陷阱看去，陷阱已经挂了起来，显然有人曾经不小心碰到，但却没有被套到绳索里面去。暗处有一样东西亮亮的，南奉捡起来一看，居然是一只做工精致的绣花鞋。

“老高！快来看！”

南奉一吼，老高从林里钻出来：“什么东西？山狗子吗？”

“是个女人，看这鞋子！”

翻过绣花鞋的侧面边缘处，月光下可以看见几个细如针尖的字——驸马府制。

“是驸马府的。”

“一定是姓白那个女人！”南奉大喜：“刚刚过去，差点掉陷阱了，奶奶的，一定就在附近。”

暗卡处的人也被他的大吼惊动了：“南奉，怎么回事？”

“老大，姓白的女人就在林子里。这有她的一只鞋子。”

因为不耐烦的疲惫，被绣花鞋的刺激打得荡然无存。所有人都兴奋起来：“嘿嘿，进了这林子还想逃。”

两头有半个人高的猎狗立即被牵了过来，低头在绣花鞋上一嗅，立即狂吠不已，几乎要挣脱颈项上的皮链。

领头的解开猎狗：“追！”

猎狗放开蹄子，疯狂地向林中猛窜去。

夜风凛凛，众人野兽般的兴奋却被挑起来了。

“嘿，兄弟们上啊！”

“不行，该让老大先上！”

“抓住那两个小娘们！”

剑出鞘，寒光闪闪。高大的人影扑入林中，追随着猎狗矫捷的身影。

“包抄！”

“别让她们跑了！”

大汗淋漓追到泉眼边，两条一直狂吠的猎狗却一头扎进水中，大口喝起水来。

“继续追啊！这个时候喝什么水？”猎狗被踢得呜呜直叫，但还是不肯离开水源。

它们也是有苦难言，绣花鞋上留下的药粉是娉婷特意制的，它们一嗅犹如中了火毒般，浑身干渴难受，发疯似的寻找最靠近的水源。

众人追到小溪前，见了两只拼命喝水的猎狗，都觉惊异：“人呢？怎么不追？”不知谁恰好踩到娉婷设下机关的石块。

话音未落，簌簌簌，一轮弓箭破风而来。

“啊！”老七肩膀上中了一箭，惨叫一声。

“偷袭！奶奶的，小娘们手上有弓箭！”众人纷纷怒骂，低头寻找掩护，刚惊魂未定地藏好身躯，乱箭稍停。

伸出头去，又一阵破风声到。

“小心！”

黑暗中，也不知到底有多少箭飞来。他们想着抓娉婷和醉菊两个女人，有剑就够，身边并没有携带弓箭，远程受袭，气得破口大骂。

“小贱人又在放箭！”

“抓到她，要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这次的弓箭却射得不远，未到小溪就纷纷坠下。老人经验丰富，沉声道：“她们正在边射边退，追！”

一下手下手持利刃跨过溪流，溅起无数水花，刚过溪流，第三轮弓又到，竟又更远了。

“快追！”

“奶奶的，还跑得真快！”

众人成包抄之势，拿着兵刃纷纷朝发箭处掩去。被追踪的女人越逃越远，射来的弓箭不断指明她们逃窜的方向，但准头太差，除了第一次老七毫无防备地挨了一箭外，再没有人受伤。被着急的男人怒气冲冲，想着怎么报复这个胆大包天的女人，越追越紧。

夜色茫茫，林中怪石嶙峋，偌大巨影覆盖下来。

第七轮弓箭飞来后，再不见任何动静。



南奉怪笑道：“嘿嘿，她们没有箭了。兄弟们，上啊！”

众人心头大定，一阵兴奋，他们在这驻守几天，地形都已熟悉，前面是一条绝路，两个女人还能逃到哪里去？包围圈渐渐缩小，南奉一直淫笑的脸上却出现一丝古怪的表情：“我的脚……”挠心的痛痒沿着大腿直上，铁剑锋当掉在石上，南奉扭曲着脸部抱着自己的脚：“好痒，好痒，啊啊！”用手伸入靴内一挠，竟疼得像被揭起一层皮，惨叫起来。

老人怒吼：“南奉，这当口你要什么猴？唉……”他也察觉到了自己脚上的诡异感觉。

轻微的痛痒，瞬间变为难以压抑的痛苦。

周围一千人等也纷纷摔倒在地，惨叫着捧起自己的脚。

“哎哟……啊！……那贱人……疼啊！贱人下毒！”一边野兽般嘶叫着，扭曲着狰狞的脸，一边断断续续道。

老大痒得发抖，挠那痒处，又疼得人发抖，咬着牙道：“关卡处现在谁守着？”

“全……全部兄弟都过来包抄了谁……谁……妈的，这样啊……谁还会守着关卡？”老七最是倒霉，肩膀受了轻伤，脚上又中了毒，他最不能忍痒，指甲将脚上抓出一条条血痕，疼得死去活来。

“糟糕，中计了！”

天色将明，灰蒙蒙的天仿佛在耻笑似的渐渐抬起眉头。

怪不得丞相再三吩咐，不能小瞧那姓白的女人。

可恶！

云常都城赶往边境的大路上，华丽的马车被众侍卫簇拥而行。传报消息的使者频频往来，向马车中的人送上消息。

两处传来的都是坏消息。

丞相贵常青处报上的消息源源不绝，一封接着一封。先是白娉婷在都城消失无踪，然后是派去把守山道的人人败而回，还得了莫名其妙的怪疾。贵常青几乎动用手头上所有的秘密人手，在都城通往北漠的道路上设置种种陷阱，竟在从来不曾正面撞见对手的情况下被一一破解。

白娉婷和她身边的侍女醉菊一路只过关，不斩将，仿佛神龙见首不见尾，直到最近一封书信里，才终于有人在一处关卡寻着白娉婷两人的踪迹，本来就快手到擒来，不知她们使了什么迷药，竟将众人迷得手脚无力，只好眼睁睁看两人扬长而去。

“好一个白娉婷。”耀天看过贵常青的信，靠近火烛，看它徐徐烧成灰烬，低声问：“那些人，可曾暴露身份？”

“禀公主，每个人都受过丞相严厉警告，只扮流寇，绝不在白娉婷面前泄漏一个字。”

使者跪在耀天面前：“她应该不知道是我们的人。”

“难说呀。”耀天幽幽叹了一口气：“不过就算知道，又能如何，她到底毫发无伤，又没有真凭实据，就算说出来，也不能取信他人。算了吧，回去告诉丞相，不要再对白婷婷白费心思。我们屡屡失手，可见上天也不赞成这样的做法。人既已远去，何必苦苦相逼？”

使者恭敬应道：“公主吩咐的，属下都记下了，回去定一字不漏转告丞相。”

“退下吧。”

看那使者消失在帘外，偌大的马车里又响起耀天忧愁的叹息。辉煌夺目的各种装饰按照她最喜欢的样子垂吊在马车之内，将这空间变得有如仙境般如梦如幻。耀天此刻却毫无观赏的兴致。

另一方面的坏消息也在等着她。

拿到白婷婷的书信后，再将都城诸事交代给贵常青，耀天立即下令不必理会摄政公主外出的繁琐礼仪，尽快启程赶赴前线。与她结束枉费无辜性命的战争的心情相比，楚北捷和何侠这两位著名上将交锋之心更显得急切。

耀天尚在路上，两军已经有过两场试探性的交锋。

第一场较量以纵阳平原为战场，楚北捷逼退何侠二十里，云常死伤数千。

第二场较量的地点仍为纵阳平原，但中心移到东侧。何侠不愧名将，知道楚北捷急着进攻，反而不肯与楚北捷大军正面交锋，改而对付东林大军右翼单军，诱东林人将焦进深入纵阴林，要不是楚北捷识破得早，飞马通知焦进撤退，东林右翼单军恐怕已全军覆没。这一把火，已使楚北捷起了警惕之心，东林大军不再冒进。

耀天日夜赶路想阻止战争，在路上还是接到了伤亡的报告。不但人命已有损伤，云常的纵阴林盛产人参，是附近百姓讨生活的地方，被一把火烧了，将来也需另加安抚。

云常不能再有无谓的牺牲，她必须尽快抵达。楚北捷驻扎边锋山脚，驸马何侠屯兵九泊口，正式的大战一旦展开，后果不堪设想。

何侠及众将军送上来的奏报都在手边。

何侠对战况轻描淡写，字迹挺拔苍劲，满是自信，百余字的军报，大半却是对自己情意绵绵的问候。众将军比他用心多了，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惨烈的经过——

“楚北捷主军皆精锐，训练有素，来去如风。纵阳平原一战，实可看出东林练兵之精。”

“剑光腾空，哀嚎遍地，尸骸引来无数秃鹰。我云常骁骑第三卫队与楚北捷正面撞上，几乎无一生还。”

“楚北捷威猛盖世，勇不可挡，除驸马外，无一将可与其对上十个回合。驸马实为我云常最骁勇之将。”



“驸马之让甚为得当，先以油覆林，再诱东林右翼单军。”

“火光冲天，两日两夜不散。纵阴林连绵三十里，今尽成灰烬。”

“若无驸马，此战无望。”

“臣领兵多年，未曾见士气如此强盛之军，斗志如此旺盛之将。大战将至，驸马虽能，臣仍恐两败俱伤，恳请公主颁下王令，命驸马千万莫急切应战。”

“云常得驸马如此勇将，乃上天佑我云常。若此次将楚北捷大军击溃，从此我云常将永居四国之首。”

“东林有楚北捷一日，我云常绝不应轻启战端。臣拼死上奏，祈公主三思。”

每张单独的奏报都洋洋洒洒数百言，不论倾向哪边意见，臣子们的热血都已沸腾起来了。

耀天将整整一摞前线送来的奏报仔细看了，揉着太阳穴，掀开侧窗上的帘子。

夜幕笼罩下的云常安静非常，大战的阴影仿佛随时会从地底钻出来撕咬人肉的猛兽，匍匐在幽深远处。

“传令下去，速度再快一点。容安，我们离大营还有多远？”

负责贴身护卫的侍卫队长容安策马靠近窗户，答道：“回禀公主，过了前面的山就是九泊口。明天中午之前一定能赶到。”

“大营的人……知道我在路上吗？”

“奉公主严令，来往信使都不许泄漏公主所在，大营并不知道公主即将驾到。”容安低声道：“不过，万一被当成敌军就糟糕了。臣奏请明早在马车上高挂公主的王旗表明身份，以免误会。”

“嗯，就这样吧。”耀天放下帘子，靠回软枕上。

桌上的奏报大多看过，这些将军意见虽不相同，却都是忠心耿耿为国家着想。

都知道何侠剑术超凡，智略过人。

都知道和疯狂的楚北捷交战，即使获胜也不可能全身而退。

想奋力一战，又悲痛云常儿郎们满地的尸骸。

耀天含笑，缓缓闭上眼睛。

她选中的天君，果然有对抗楚北捷的本领呢。但此时，却不是展现本领的最好时机。两虎相争，必有一伤，有化解的办法，何必定要斗个你死我活？

白娉婷一去，为她疯狂的楚北捷定去。

楚北捷若去，天下，都将握在那个总是洋溢着柔和笑容的人手中。

“公主放心，何侠今生今世，都不会辜负公主。”

“何侠在此对天发誓，总有一天，我会让公主成为世上最尊贵的女人，我要亲手为公主戴上四国之后的凤冠。”

他的眸子如星，如充满魔力的深潭，要将人吸到无边深处。

新婚当夜，他在她面前单膝跪下，握住她的手，对天发誓。

何侠，那位小敬安王，那位当世的名将。

他是她的驸马。

是她千辛万苦，从芸芸众生中挑选出来，托付终身的人。

每个男人背后，都会有属于他们命中的女人。

白娉婷，楚北捷为你而战，也将为你而弃战。可惜了，一世英名，凌云壮志，偏为儿女情长断送，毁在你一人手里。

枉费名将之誉。

何侠不会这样。在他心中，你只是一个路过的时间长达十五年的过客。

他是我的夫君，我云常的驸马。

永远都是。

连日跋涉，疲倦万分。

盘缠大部分在都城花去购买打造各种防身玩意，两人一行走来，买马买食，住店打赏，囊中已经羞涩。所幸越往外围，通往北漠的道路越多，云常丞相布置的关卡不再能处处顾及，少了许多危险。

娉婷和醉菊都消瘦不少，但连日与企图拦截她们的坏人斗法，娉婷主意层出不穷，一一有惊无险过了关，醉菊一生之中未曾试过这般凶险刺激的事，开始还害怕畏惧，几次过后，渐渐乐在其中了。

“松森山脉！哈，再走一天，就要到达北漠了。”标志北漠云常分割的松森山脉终于进入眼帘，醉菊欢喜得连连指给娉婷看。

娉婷含笑看了一会，点头道：“确实是松森山脉呢。”走了一天的路，秀气的脸上满是倦意。

醉菊仔细瞅瞅她的脸色，叮嘱道：“今天不要再赶路了，前面就有一户人家。我们去投宿吧。到了那里，我熬点补胎的药，你可不能嫌苦，要统统喝光才行。”

“实在是苦。”娉婷皱起眉：“我自己开的方子，从没有这么苦的。这几天我觉得很好，一点也没有反胃呕吐的感觉。”

“不行，我才是大夫。迷药毒药你比我行，治病救人我比你行。你现在不比往日，绝不能大意。”醉菊瞪眼道。

娉婷掩嘴偷笑，点头道：“是，醉菊神医。”

前面住的是一户靠打猎为生的老太妇，看见两个姑娘楚楚可怜的前来投宿，爽快的答应下来，让出一间干净的小房让她们过夜。

醉菊在床上解开包袱，路上买来的药材已经剩得不多，她为娉婷定好的补胎方子，



还差了一味草药。于是收拾了包袱，出门请教那老妇人道：“大娘，这附近山里可有小末草？”

“满山遍野的都是呢，这草粗生，到了冬天也不会冻死，到前面山脚下，拨开雪就能看见，一摘就是一大把。”大娘奇怪地问：“大姑娘要小末草干什么？那不是养孩子的人吃的吗？”

“哦……”醉菊笑道：“没什么，我和姐姐不是远路去看哥哥吗？嫂子有身子了，我想摘一点过去，到了哥哥家，说不定可以给嫂子补补身子呢。”

“那倒是。穷人家买不起好药，就用这个补身子，最灵了。我觉得比人参还好呢。”偏僻地方寂寞惯了，难得有个女孩聊上两句，大娘呵呵笑着，脸上的皱纹都开了花。

“那我去摘点回来。”

“路上石头多，小心点。”

醉菊走了两步，又不放心地转回来：“我姐姐走了一天的路累坏了，正在小睡呢。等她醒了，请大娘转告一声，我摘药去了，很快就回。大娘，你可要帮我照顾一下姐姐啊。”

“知道了，大姑娘放心吧！”

醉菊又向她借了一个挖雪挖泥的小铲子，这才去了。

婷婷甜甜睡了一觉，悠悠醒来，张口唤道：“醉菊”没有听见声响，不由觉得奇怪。坐起上身，发现脚边放着醉菊的包袱，几样药材零散开来。

“醉菊？”下了床，又轻轻唤了两声，还是没有人应。婷婷透过木窗看往外头，天色已经半黑。

“醉菊，你在哪里？”音量稍微提高了点。

有人掀帘子进来，婷婷高兴地回头，却发现是屋主之一的大娘。

“大姑娘，你妹妹采药去了，说要采小末草给你嫂子用呢。”大娘慈祥地笑着：“饭已经做好了，一起吃吧。就是没什么菜。”

“谢谢大娘。”婷婷柔声应了，露出一个感激的微笑。随大娘到了简陋的小厅，那位哑巴大叔已经坐在桌旁。桌上放着干净的碗筷，一碟萝卜丝，一碟蒸咸鱼，半锅杂米熬的稀粥，热气腾腾。

哑巴大叔打着手势：“啊啊……啊！”

只有大娘明白他的意思，对婷婷道：“姑娘，坐下来吃点吧。别担心，你妹子说了只到山脚，很快回来的。”

“谢谢大叔，大娘。”婷婷看一眼窗外将黑的天。

虽是粗茶淡饭，但老夫妻殷勤相待，令小屋充满了温暖的感觉。婷婷放下碗筷，再看窗外，天已经黑沉。

仍不见醉菊身影，不由担忧起来。

“啧，怎么你妹子还不回来啊？”大娘也焦急地和她一同向外看：“过去就是山脚，没有多长的路。这个时候，也该回来了。”

婷婷心里隐隐不安，在门前小院子来回踱了几圈。想着醉菊虽然伶俐，但夜晚的山区可不是好玩的，野兽们过冬饿狠了，要是刚好撞上还了得？

她在都城的时候让醉菊在客栈等了一遭，回去时见到醉菊的脸色，还笑她多疑胆小。如今才知道担心别人的滋味比担心自己更不好受。她和醉菊一道出来，几乎是形影不离，此刻分外焦急起来，忍不住道：“大娘，我还是出去找一下吧。”

哑巴大叔呀呀叫了几声，用力挥着手。

大娘道：“再等等吧，不然你妹子回来不见了你，又要着急了。”

“不不，我就在前面山脚转一转，立即就回来。”婷婷借了一根火把，问清楚了醉菊离开的方向，嘱咐道：“大娘，我妹子要是回来，你可千万要她不要再出门。我在山脚不见她，立即就回来的。”

大娘叹道：“果然是两姐妹呢，她走的时候再三叮嘱我照顾你，你又叮嘱我照看她，好姑娘，就只在山边看一看就好，天黑了，不要上山。”

“知道了。”

虽是夜晚，风并不大，婷婷一路急走着，火苗在半空中拉出一条长长的尾巴，似乎是追着她的身影直去的。

不过一会，就到了山脚。

外面白茫茫一片的月色，到了这里就是头了，再也侵不进这片林子里面去。树枝的黑影一重重向人迎面压来。婷婷举着火把四看，哪里有醉菊的人影？

“醉菊！醉菊！”看了一会，她放开嗓门叫了两声。

回音一浪一浪从看不见底的树林深处涌回来。

婷婷在林边仔细看着，几棵大树下有雪层被挖开的痕迹，她连忙凑上去看，确实有人曾在这里摘过草药，断根还留在上里。婷婷沿着痕迹一个一个找过去，很快发现几个脚印，浅浅的印在雪上，要不是拿着火把，又认真的找，恐怕真会疏忽过去。她缓缓沿着脚印一步一步地过，到巨大的林影完全遮盖了头上的天，才抬起头来。

醉菊进了这林子去了。

不知为何，心蓦然一缩，激灵灵地痛起来。

“醉菊！醉菊！你在哪里？”婷婷大声地喊起来，用劲的喊。

一种苍凉的悲哀冲进她的心里，似乎从来不曾这么无助。她面对的并不是人，是沉静的大山。这没有敌人，没有陷阱的地方比沙场还叫人胆怯，她不知道该怎么对付。

山峦和林影沉默地敌视着她，婷婷从不曾感觉如此孤独。



“你在哪里？”她骤然转身，火把照亮她苍白的脸。凭她满腹的智能，全然说不出个所以然。为何在几乎望见自由的这个时候，才平白无故胆怯起来。

站在茫茫白雪中，左边是铺满大地的月色，右边是黑沉沉的森林。冬虫的低语无从听晓，她忽然明白过来，她是孤身一人的。

“你在哪里？”她低声问，再不复方才的高亢。

火把燃烧着，发出轻微的声音。这轻微的声音，却是这片寂静中唯一的节奏。

脑海中浮现的，是一双锐利深邃的炯炯黑眸。

坚定强壮的臂膀，她原以为一辈子都会紧紧搂着她的，怎么如今变了自个在黑夜中徘徊？

他有无双的剑，惊天的勇，却没有一颗，能让她安定的心。

无人的深夜，情不自禁地低泣起来。连娉婷都不明白，怎么藏在心底的苦，就忽然翻腾过来，让眼泪在这望不尽黑林的入口处滴滴下来，渗入脚下的雪，留不住一点痕迹。

她低着头，死死咬牙，在火光下将下坠的泪珠一滴一滴看得清楚。猛然间抬头，叫道：“醉菊！醉菊！你在哪里？”带着哭腔，凄恻得栗人。

“姑娘！我在这！”沉默的林子里忽然跳出一个清脆的回音。

娉婷反而被唬住似的僵了，举着火把怔怔看着。

果然，一道人影从影影绰绰的林中了穿了出来，提着小篮，飞快地跑过来，喘着气：“想不到这山上还有别的好草药，我沿着树根一棵棵过去，不知不觉就进去了。天一黑，差点找不着回路，幸亏姑娘找来了，呀……”看见火光下红通通的眼睛，醉菊猛然停住脚，隔了一会，悄声问：“怎么了？”

“没什么。”

“哭成这样……”醉菊握住娉婷的手，冷冰冰的，没一丝暖意：“都是我不好，害姑娘担心了。”

娉婷苦笑。

她平素常被入夸七窍玲珑心，只有自己最明白自己是何等没出息。醉菊又怎么会知道自己心里现在正想着什么呢？

眼睛一眨，又一滴泪珠无声滴了下来。

醉菊心疼地道：“姑娘别哭了，我不是回来了吗？下次再也不敢了。”

娉婷别过脸，轻声道：“这些草药又不是急用，这么冷的大，你也应该爱惜着自己。”两人慢慢往回走。

醉菊道：“我来拿。”接过娉婷手中的火把，一手提着小篮。她心中不安，不断转头看娉婷的红肿的眼睛，试探地问：“姑她在想什么呢？”

娉婷低头静静走着，好似没有听见她的话，可过了一会，又开口答道：“我在想我

留给他的信。”

听娉婷主动提起“他”，醉菊更是大奇，又生怕触动她的伤心处，不敢造次乱问，沉默地走着。

不一会，又听见娉婷幽幽道：“我那日提笔一挥而就，虽写了许多东西，脑子里面却全是乱的。现在想起来，那也许就是我自己也不知道的心声吧。”

醉菊忍不住问：“姑娘到底写了什么？”

娉婷似乎打算坦言相告，嘴唇微动，却只从里面逸出一声叹息：“说了给你，只让你白添烦恼罢了。”

两人便又默不作声，继续往回走。抬头一看，窗户亮着灯光的小屋就在远处，忽然听见一把尖锐凶暴的声音吼道：“老不死的，还敢多嘴！”清脆的巴掌声在夜空中连响两下。

娉婷和醉菊心中一凛，她们近日连番逃出敌人魔掌，神经被锻炼得警惕万分，忙将火把往雪地里一插，灭了火光，躲到路边的石后。

悄悄探头一看，月色下，模糊地看见几个男人的身影气势汹汹阻在小屋门前。

“要不是官爷们和楚北捷顶着，东林人一路杀过来，你们的头早被东林人当球踢了。打仗就要养兵，这时候还敢不纳税，你们不想活了是不是？”

大地慈祥的声音此刻变得惊惶恐惧：“官大爷，今年的税，我们前天才交上去啊……”

“那是前天的，现在是今天的！”凶横地截断了话。

卡勒的断裂声传来，似乎是谁将老旧的木门踢烂了。

“实在是没有啊。”

“没有？哼，这是什么？”又一把跋扈的声音插了进来，早闯进屋子搜刮的男人捧着一堆东西出来，嗤笑着：“看不出你们这老不死的，倒还有一些好东西。”

“啊！啊啊……呀啊……”哑巴大叔激动地舞动着双手，拦在男人面前。

大娘急道：“大爷，大爷，这不是我们的东西。这是两位留宿的姑娘……”

“去你的！”男人一脚将哑巴大叔踢到地上，恶狠狠道：“在你屋里，怎么不是你的东西？老子告诉你，这些东西勉强算今天的份额，过两天来，你们还敢抵赖不给，一把烧了你们这破房子！”

抱着娉婷和醉菊的包袱，一行人骂骂咧咧，扬长而去。

他们经过大石旁，娉婷和醉菊把头一缩，待他们远去了，才探头看他们的背影。

“狠心歹毒的小吏。”醉菊低声骂道：“哪都有这些东西，我们东林也常有的，瞧见达官贵人像狗一样，瞧见穷人就狠得像狼一样。什么时候撞我师父手里，一定狠狠修理他们一顿。”



娉婷瞧着那些人的背影已经消失，低声道：“有什么法子呢？这些天我就常常后悔，学琴学舞有什么用，早该学点武艺剑术，真路见不平了，也能拔刀相助。可恨我自己无用，连自己都帮不了，又怎么帮别人？”

醉菊不满道：“姑娘最近不是好好的吗？怎么患得患失起来？天下比你更有能耐的有几个呀？”

嘴里说着，却忽然想起王爷。倒也不假，真遇到短兵相接的时候，再聪明的女人也会害怕。如果王爷在身边，自然是会呵护备至，不让别人伤她一丝一毫的。

没了能保护自己的人，只能盼望着自己能保护自己。

两人一同从石后站起来。娉婷起来猛了，一阵头昏，脚步未曾站稳，肩膀晃了两晃。

“姑娘小心！”醉菊忙道，就要伸手去扶。

“没事。”娉婷随口应了一声，骤然像是站定了，一抬脚，却忽然觉得天旋地转，这次再不像刚才一样还能站住，就仿佛浑身力气蓦地被偷个空荡荡似的，身子直软下去。

这只不过是眨眼的功夫，醉菊慌忙去扶，手已经抓到娉婷的手腕，却不料娉婷这次是整个摔下去，整个身体的重量都无所支撑似的。醉菊也是刚刚站起来，猝不及防，哪里抓得住。醉菊惊叫一声，被娉婷的身子一带，倒随着娉婷摔了下去，膝盖恰好撞了脚边一块石头，手脚都擦着了石子，火辣辣生疼。

虽然疼，醉菊却骨碌爬了起来，顾不上看自己手脚上的伤，一把扶了娉婷，急道：“怎么了？摔着了没有？”

娉婷也摔得懵懵懂懂的，被醉菊扶了起来，又觉得脑子清醒了许多，摇头道：“没什么。”想了想，似乎忆起刚才摔下时也撞了哪里，却也不觉得哪里疼。

“有没有摔到哪？”

“没有。”娉婷揉揉手脚，摇头道。

醉菊这才松了一口气：“吓死我了，我们快回去吧。”

两人回到小屋中，厅中屋中都被翻得乱七八糟，家俱东倒西歪，哑巴大叔呆呆坐在角落里，大娘正哭得伤心，见了娉婷和醉菊，抬起头来，停了哭声，露出难以启齿的表情，喃喃道：“姑娘，你们的包袱……”

“我们都知道了，怪不得大娘和大叔的。再说，里面也没什么东西。”娉婷温言劝了两句，总算让老人家收了眼泪。

帮着忙重新收拾了屋子，摆好家俱，人都倦了，才入屋里休息。

想到所剩不多的盘缠已经没有了踪影，连换洗的衣服也不曾留下一件，心下又是彷徨，又不禁觉得好笑。

“银子衣裳都是小事，人才是最重要的。赚钱也不难，我们一路过去为人看诊也是可以的。”醉菊让娉婷躺上床：“把手伸出来。”